圣经 66 卷书纵览 (9)

撒母耳记上

维保罗牧师 2019 年 3 月 10 日

翻译：甘晓春 2026 年 5 月 9 日

我们今天早上会用两段经文作为我们信息的引子。在这一系列讲道中，我把它命名为 Route 66，意思是整本圣经，圣经六十六卷书都是关于耶稣基督这位人物以及祂所成就的工作。

我们先看约翰福音 5 章 39 节，然后再看希伯来书 2 章 14~15 节，现在读神的话。

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 5 章里说的话：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；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

再读希伯来书 2 章 14~15 节：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祂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

以上是神的话语的阅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

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会读错方向，而是能看见救赎的信息，也能看见祢的荣耀，看见那位没有任凭祂百姓在黑暗中的神，而是把基督的光照进他们心里的荣耀。今天早上当我们查考神的话语时，愿我们看见基督。我们奉祂圣洁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
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奇特而动荡的政治时期，理性的对话几乎变得不可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，是我们越来越缺乏共同的哲学基础。如果我们对“终极目标”没有一致的理解，那么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在“如何达到目标”上达成一致。

评论员和政治人物常常使用一些模糊的词语来赢得掌声和选票，比如自由、选择、教育、幸福。这些词几乎都能吸引人的情感，因为它们触动人的肉体需要。

但这些词真正意味着什么，往往没有被认真讨论，尤其是在公共平台上。

自由被当作美德来赞美，却很少讨论“自由之后做什么”。选择被当作绝对的善，即使所做的选择本身可能极其可憎。教育常被描述为通向美好结局的途径，却很少追问课程内容是什么，也忽略一个事实：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残暴的独裁者，也曾接受过高度“精致”的教育。

而“幸福”这个概念可能是最模糊的，不仅难以定义，而且当有人问“你幸福吗”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感到措手不及。

在 18 世纪早期，为了填补一个日益无神社会中的空洞，一位爱尔兰的牧师在西方提出了一种政治性的、非理性的幸福至上解释。到了今天，这种思想在一些新无神论者中又重新流行起来。

你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：一个行为如果能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幸福就是正确的，反之就是错误的。

当这句话被用来评判现实的时候，它的问题立刻显现出来：如果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意味着少数人的巨大痛苦，那这个原则该如何自洽？

当伦理问题被带入其中时，它就变得更加复杂。但大多数人仍然会被这种模糊性所吸引，因为不清晰本身反而成了一种“优势”。我们很擅长回避真正的问题。

自由、选择、教育、幸福，这些词如果不被定义，就可以成为任何人的口号，人们会围绕这些词汇聚，却很少追问：这些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？

我该如何使用自由？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？我为什么接受教育？我的幸福从何而来？又应当从谁那里得来？

在这一切讨论中，有一个词几乎不会出现。无论说话的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，是有神论者、无神论者，还是不可知论者，有一个词通常都会被刻意避开，那就是神治。

所谓神治，从词义上看，“theo”指神，“cracy”指统治，就是神的治理。

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概念有什么感受。在广播中听到这些话的人，我相信现在可能已经有人在咬牙切齿，因为他们被“政教分离”这个说法深深影响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个词并不出现在美国宪法中。我不是宪法学者，所以不深入法律讨论。但作为圣经的学习者，我确实相信教会与国家应当分离。

教会不应拥有刀剑的权力，国家也不应拥有圣礼的权力。国家不应施行洗礼，教会也不应把人关进监狱。

但“政教分离”并不等于“神与国家分离”。这一点，从美国早期的建国文件中就可以明显看出，其中充满了对创造主的引用。

我之所以从这里开始，是因为我们正在默想撒母耳记上。撒母耳记上记录了一个重要的转变：以色列百姓从士师的治理，转向君王的治理。

士师时期可以说是一种直接的神权统治，士师是神的代言人，直接把神的话传给百姓。

后来百姓从士师制度转向君王制度，也就是从神治的直接形式，转向君主制。

我们可以先让这个概念在心中停留一下，然后简单回顾撒母耳记上的内容。

撒母耳记上一开始记载了撒母耳的奇妙出生。他是书中三位主要人物之一：撒母耳、扫罗和大卫。

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献上了一段非常美丽的祷告，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读，这与后来马利亚的尊主颂有相似之处。

当时以色列的属灵状况非常糟糕。祭司以利的儿子败坏不堪，经文甚至说，那时耶和华的话语稀少。这本身就是审判的一种表现：当人不愿意听神的话，神就不再轻易赐下话语。

撒母耳在成长过程中渐渐在神和人面前都蒙恩，这个描述后来也被用在耶稣身上（路加福音 2 章 52 节）。

当时以色列最强大的敌人是非利士人，他们拥有极其强大的军队，甚至可以说几乎无法战胜。以色列的长老们在没有寻求神的情况下，擅自决定把约柜抬到战场上，以为这样可以赢得胜利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

我是教会的长老，我们教会也有长老。以色列的长老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他们开

的是会议，而不是祷告会。这是一个提醒，即使是属灵领袖也可能走偏。

他们把约柜带到战场，却没有先求问神的旨意。结果不仅战败，还失去了约柜。

顺便说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多年前决定，长老会议不仅是事务会议，而是以祷告为中心的牧养会议。因为很容易把教会变成一个企业，把长老会议变成管理会议，却忘记我们真正的责任是为神所托付的人祷告。

他们失去了约柜。情况越来越糟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。以利本人在听到消息后跌倒而死，经文说他年老且肥胖。他的一个儿媳在生孩子时，为孩子起名以迦博，意思是荣耀离开了。

我认为，把约柜当作工具带上战场的这种心态，在今天的教会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。福音有时被以功利主义方式呈现，好像福音只是一个幸运符，一个能解决你所有问题的工具。

人们被告知“来我们教会，你的问题都会解决”。但神不会被这样使用。神的事必须按照神的话语、为了神的荣耀来使用。

一旦我们把焦点放在“对我有什么好处”，那么无论是对神还是对我们自己，都会失去真正的荣耀与益处。一切都会被颠倒。每次我听到福音被讲成“让你个人生活更成功的工具”，都会让我感到非常不安。

非利士人现在把约柜夺去了，但这对他们并不是祝福。他们以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使用约柜，结果约柜反而成为灾病的来源，使他们身上生出肿瘤之类的疾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说，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送走？

于是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仪式。他们的建议是做一些金老鼠和金肿瘤，把它们放在一辆牛车上，然后让牛把车拉走，用这种方式把约柜送回去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处理掉，于是就这样做了。

与此同时，以色列内部的状况也非常脆弱，其中包括年迈的撒母耳。那时撒母耳已经很老了，以色列人心里知道，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失控，是因为撒母耳还在。他像一个支撑，把整个局面勉强维系住。但他正在变老，而他的儿子也同样败坏。

所以问题变成了：以利的儿子败坏，撒母耳的儿子也败坏。以色列人意识到，我们

现在真的处在危险之中，我们需要点什么。

于是他们提出要求：我们要一个王。我们要一个王。

关于他们是否本来就应该这样做，其实一直有争论。但更核心的问题在于，他们想要的是“像列国一样的王”。经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。

当撒母耳听见这件事，他很不高兴。他向神祷告，神对他说：不要担心，他们不是拒绝你，而是拒绝我。

愿所有在各处服事的牧者都能听见这样的话。

被人拒绝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，那是一回事；但如果是因为忠实传讲真理而被拒绝，那就是另一回事。有时候很难分辨这两者之间的界线。

但目标应该是清楚的：我不希望人因为我这个人而被冒犯，但如果因为真理而被冒犯，那就是另一件事了。

神对撒母耳说，不要难过，被拒绝的是我。他们想要一个王来替他们争战。

这里出现了一种对人间权力过度的信任，仿佛一个人的统治者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

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，不是君主制，而是宪政共和国，但我们仍然必须警惕同样的心态：以为政府会替我们解决一切问题。那种模糊、无形、抽象的“政府”，被当作公义的执行者。

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要落入以色列人的同样模式：我们要一个王替我们打仗，为我们审判，为我们负责。

有人说过，一个不爱邻舍的民族，也不可能建立出一个真正爱人的政府。我们不能把责任全丢给政府。作为被神所爱、也被呼召去爱人的个体，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。

在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中，神吩咐撒母耳提前警告百姓，他们所要的王会是什么样子。

当我读到这些话时，我不禁想到，这在我们的时代也非常相似。这并不是单指某一届政府，而是过去一百多年中持续存在的一种现象：所谓公共服务人员，往往不再是真正

的“仆人”，而更像是掌权者、名人。他们坐着豪华轿车，维持自己的地位，努力保住权力。

神让撒母耳告诉百姓，这个你们想要的王会怎样行事：他会夺取你们的儿子，让他们为他驾驶战车，甚至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开他的豪车或直升机。

他会把你们的女儿带去做香料师、厨师、烘焙师。他会拿走你们的田地、葡萄园和橄榄园。他会拿走你们的仆人和牲畜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把这样的权力交给一个人，他最终一定会“拿走你的东西”。

但百姓仍然回答撒母耳说：不，我们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也像列国一样，让我们的王为我们审判，走在我们前面，为我们争战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愿意自己承担责任。

于是以色列进入了撒母耳记上中第二个重要人物：扫罗。他是所有人中最高大、最英俊的一个。经文甚至特别强调他的外貌。如果不是属灵上稳固的人，这样的描述甚至会让人产生嫉妒。

这里进入了一种“人格政治”的模式。当一个社会不再相信理念，只相信“有理念的人”时，政治就变成了围绕某个形象展开的崇拜。原本关于使命和信念的讨论，被一个又一个人的形象所取代。海报、照片、宣传画成为希望的象征，而不是信息本身。

我们在中东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：领袖的巨幅画像挂满城市，人们把“脸”当作希望，而不是信息。

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1960 年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。那是第一次电视辩论。如果你不知道背景，约翰·肯尼迪和理查德·尼克松都已经去世了，所以他们不会被冒犯。但有趣的是，在电视上观看的人几乎一致认为肯尼迪赢了，而只听广播的人则认为尼克松赢了。

原因很简单：外表。

这就是扫罗的情况。他高大、英俊，外表非常出众。他一开始表现得很好，看起来前途光明。我们看到神与扫罗之间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属灵互动，经文甚至说神给了他另一颗心。扫罗似乎正在被预备，成为神百姓的王。他甚至很快赢得了一场战役，看起来一切顺利。
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撒母耳开始不断给他劝告。神的话通过撒母耳传出，提醒他要顺服神和王的权柄。如果王顺服神，百姓顺服正确的权柄，那么一切都会好。

但扫罗开始一点一点偏离。这些偏离一开始看起来并不严重：他擅自献上燔祭，这是他不该做的。因为撒母耳迟迟未到，他就自己献祭。看起来只是小事，但问题在于，他开始越过自己的界限。

这里其实已经出现一种原则：不属于你的领域，不要擅自进入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涉及到政教边界的问题。

扫罗以为自己可以承担本不属于他的属灵职责，于是他被告知，他的日子已经被数算，将有一个替代者兴起。

我们第一次听到那句话：合神心意的人。

从那一刻起，扫罗的道路就走向下坡。他做出草率的誓言，犯下严重错误。在与敌人的战争中，神吩咐他要彻底执行审判，但他没有遵行，反而保留了战利品。

撒母耳与他对质，场面非常激烈。撒母耳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听从神的话？扫罗试图解释，说这是为了献给神，但撒母耳指出：这不是神所吩咐的。扫罗的核心问题，其实可以用撒母耳的一句话来概括：你在自己眼中变得太大了。

当你曾经在自己眼中是“小的”，神就高举你；但当你在自己眼中变得“伟大”，问题就开始了。

接着，我们被介绍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个主要人物：大卫。大卫与扫罗形成鲜明对比。他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表。当撒母耳奉命去寻找新王时，神特别提醒他，不要看外貌或身材。

于是撒母耳来到耶西家中，逐一看他的儿子。一个又一个看过去，都不是。直到最后他说：还有没有别的儿子？耶西说：还有一个在田里放羊的。撒母耳大概觉得不会是他。但神说，就是这个。

但在耶西的家中，当撒母耳走到长子以利押面前时，父亲心里很可能认为，这个孩子就是合适的人选。他最像扫罗——高大、强壮、外表出众。

但经上说：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（撒母耳记上 16 章 7 节）。这句话出现在拣选扫罗继任者的关键时刻。神借此显明一个重要原则：人的判断基于外在，而神的判断进入内里。

接着我们看到权杖的转移：耶和华的灵降在大卫身上，同时离开了扫罗。

甚至经文告诉我们，有一个“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扰乱的灵”临到扫罗，使他受到搅扰。有些译本会说是“恶灵”，但无论如何，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属灵状态的转变。

扫罗用一种非常有限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：音乐。于是他们为他找来一个弹琴的人。当那扰乱的灵临到扫罗时，大卫弹琴，扫罗就得了舒缓。而这个弹琴的人，就是大卫。

也正是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进入了大卫与歌利亚的著名事件。

在这里，公众舆论的转变并不是单纯反对扫罗，而是开始高举大卫。毕竟，大卫所做的事确实令人震惊，也对整个以色列有益。

但问题在于，扫罗并不喜悦荣耀落在别人身上。你开始看见他内心真正的问题。战斗是他的，国家是他的，胜利也是他的。你本以为他会高兴，但他却不高兴。当人听见有人说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”的时候，他的心开始不安。

骄傲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东西，一旦进入人的心里，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去抵挡它，因为它是摧毁生命的力量。

局势进一步复杂化：大卫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成为挚友，这段关系本身又是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。与此同时，扫罗甚至安排大卫与自己的女儿结婚，但背后的动机却是设下陷阱，企图借此杀死大卫。扫罗的心已经变得黑暗。

在追杀大卫的过程中，有两次大卫本可以杀死扫罗，但他都拒绝了，因为他承认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的同伴说：“他一直在追杀你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？”但大卫回答：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不能伸手害他。在这里，大卫表现出对神所设立权柄的尊重，即使扫罗正在不义地逼迫他。

扫罗的罪恶最终进一步发展，甚至走向了黑暗的属灵行为。他去求问交鬼的妇人，试图与已经死去的撒母耳对话。这位曾经被扫罗自己赶出境内的交鬼者，如今却成了他寻求指引的对象。这里我不展开讲占卜、交鬼、星象等属灵黑暗行为的细节，但简要来说，

这些都是神明确禁止的，因为神已经清楚启示祂自己。当人拒绝神的声音，就会转向黑暗的替代品。

结果正如经文所显示：扫罗得到的回答是，你的结局已经确定。最终，撒母耳记以上半部分以扫罗悲惨的死亡结束，他的家也随之衰落。

于是我们看见三条主要的生命轨迹：撒母耳、扫罗，以及正在兴起的大卫。

当我们回到最初的主题时，我们可以说：士师时代那种纯粹、直接的神治统治在今天已经不再以同样方式存在。

当最后一位使徒去世之后，那种直接、无误、权威性的启示已经结束。但我们仍然拥有完整的启示，就是旧约与新约圣经，足以使人在信仰、生活与敬虔上得着一切需要的指引。

然而问题在于：扫罗本应处在一种“君主之下的神治”中。申命记 17 章 14~20 节清楚说明了王的责任：王虽然掌权，但必须顺服神。也就是说，可以有君王，但君王不是最高权威；君王必须在神之下。

理想的结构不是“一个相信神的国家领导人”，而是“神通过顺服祂话语的君王来治理”。

这同样适用于教会。教会的元首是基督，基督通过长老治理教会，而长老必须顺服神的话。我们不希望的是：只是一些“信主的人”在治理，而不是基督在治理。无论是哪一种政体，无论是君主制、寡头制、民主制或其他形式，本质问题都不在制度本身，而在于是否承认神为最高权威。如果没有这个前提，任何制度最终都会走向混乱。

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承认绝对的立法者，就无法就“什么是对的”达成一致。但奇妙的是，当有人说“某条法律是错误的”，他其实已经在引用一个超越法律本身的标准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一个更高的“对与错的标准”。而那个最终的标准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神。当人拒绝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作为标准时，最终结果就是混乱与无法对话。

因为如果我们不同意“目的”，就不可能一致“方法”。但对基督徒来说，目的非常清楚：荣耀神，并永远以祂为乐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：在这一切之中，耶稣在哪里？

最清晰、最美丽，也最广为人知的预表之一，就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。

歌利亚代表着神百姓的敌对力量。他身材高大，超过常人，用的是夸张的尺度来描述他的强壮。他身披几乎无法穿透的盔甲，武器沉重得惊人。他每天早晚出来挑战，以色列军队 40 天之久，不断辱骂神的军队。他向以色列挑战说：你们派一个人下来，与我一战。这就像一个“代表性的人物”，代表黑暗的一方；而他也期待一个代表光明的一方来回应。如果他赢了，他就代表他的阵营赢；如果以色列赢了，他们就代表全体赢。

但问题是，以色列无人敢出战。士兵们都惧怕，没有人站出来。

而在这一刻，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关于大卫的背景：他是耶西最小的儿子，只是偶尔负责放羊。

从人的履历来看，这并不是一个会被选中的人选。大卫在整个歌利亚事件最初的出现，其实只是一个送饭的人。他奉父亲的差遣，把饼和奶酪送到战场上给他的哥哥们。那些勇士此刻正因为惧怕而躲在山谷一侧，完全不敢出战。你可以想象，他就像开着一辆“外卖车”，来回送东西。当大卫来到哥哥们那里时，他正好听见非利士人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全军都在逃跑。你几乎可以想象，大卫转身看见这一切时的愤怒。他看见每一个人脸上的恐惧，也听见那不断的辱骂与挑衅。

我很喜欢他的回应：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，竟敢辱骂永生神的军队？他的意思是：你到底是谁？怎么敢这样说话？而就在所有人都在发抖的时候，大卫却站在那里提出问题。

正如基督一样，大卫要承担这个使命的可能性，在以色列人当中并不被欢迎。他的哥哥们对他说：你总是太自以为是。扫罗则基本是无奈地说：随便吧，让他去试试。但即使如此，扫罗仍然试图让大卫按照“人的方式”去打仗。

你要去打吗？那就穿上这个铠甲吧——因为这就是我会用的方式。于是他给大卫穿上自己的盔甲，但大卫根本无法适应。

大卫是神所膏立的那一位，而“受膏者”这个词，在新约中正是“基督”的意思。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预表：大卫作为基督的影子，面对神百姓的仇敌。

但这位“基督式的人物”，并不会按照人的方式争战。他没有使用刀剑，而是使用一个看似完全无力的工具——机弦与石头。

在这段对话中，我们看见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。

撒母耳记上 17 章 47 节说：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

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画面。大卫击中非利士人的额头，石子嵌入其中，他就倒下。随后，大卫用自己的方式结束战斗：他拿起歌利亚自己的刀，杀死他，并割下他的头。

而“头”的击碎，在神的应许中具有深刻意义。早在创世记 3 章 15 节就已经预言：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这一应许的预表正在展开。这是圣经早已宣告的事实：神将借着祂的受膏者，粉碎仇敌的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卫使用的，正是歌利亚自己的武器来完成最终的击杀。这里的象征意义非常深刻：死亡成为手段，而死亡本身被征服。

圣经说，死亡是我们最后的仇敌（哥林多前书 15 章）。使徒保罗也说，最后被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。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敬畏的心来看见这一点：神竟然用“死亡”本身作为击败死亡的方式。

正如经上所说：特要藉着死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（希伯来书 2 章 14 节）。死亡成为工具，而死亡本身被终结。一位神学家曾说：这是“死亡的死亡”，是借着基督的死所成就的。

大卫的胜利成为整个国家的胜利。我希望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：不是大卫赢了之后大家只是旁观，而是他得胜之后，以色列全军被呼召一同前进，进入已经得胜的战场。

这也正是教会的图像：不是静止不动，而是因着已经得胜的事实向前推进。

同样，基督的胜利，也成为所有信靠祂之人的胜利。

正如保罗所说：我们在这一切事上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已经得胜有余。

天父，我们感谢祢的话语。祢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人心的软弱、试探、愚昧与失败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祢赐下救赎的信息。我们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主，祂借着自己的死，胜过了真正的仇敌——死亡本身。求祢使这信息在我们心中不断结出果子，也传遍世界。

奉祂的名祷告，阿们。